

记者眼中的莫言：有亲和力 第一次面谈 就称记者为“小兄”

在记者报道过的8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，莫言无疑是本报记者最为熟悉的人，不仅因为他是一位中国作家，也因为他是一位富有亲和力、内心极其丰富的中国作家。

在与莫言的交往中，莫言的性格丰富性给本报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也可以说，正是因为莫言本人内心的丰富，才使得他最终写出了丰富的人物和故事，正是这一点，最终令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折服。
本报记者 祁亮

一个性格复杂的人

2009年12月9日在上海茂名南路上一个幽静的酒吧里，莫言首次将记者的名字与样貌对上了号。“哦，原来你就是祁亮啊，知道，知道。”莫言一边说着，一边在长篇新作《蛙》的扉页上为记者签上了名字——

“祁亮小兄雅正。莫言。2009年12月9日。”

记者采访过中国不少著名作家，也与他们有着一些深入的交往。但是一分钟之前才将对上号，一分钟之后就以“小兄”相称的，除了莫言没有第二人。“小兄”自然是亲切的，但也显得意味深长，再加上莫言与本报记者交谈的口吻，令记者猛然意识到这应该与两个月前写的一篇报道有关。

2009年10月12日，记者在《青年报》上撰写了《“莫言旧居”成民俗景点》的报道。首次披露，莫言在山东高密的两处旧居已列入当地“文化生态旅游线”，成为旅游开发、振兴经济的一环。此事一经披露，网上对莫言的声讨颇多，有人认为以莫言的成就，其“旧居”要成为景点还差一口气。还有人网友甚至认为莫言从中获得了好处。一时间为此事，莫言颇为被动。

从这件事而言，莫言与本报记者可谓“不打不相识”。与记者见多了的一些脾气大、架子也大、心胸却不大的所谓文化人不同，莫言的沉稳和内敛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两年多前的那回交谈中，莫言不仅丝毫不提此事，还以“小兄”相称，让人颇感意外。

在过去的七八年间，记者几乎每年都会在不同场合遇见莫言。时间久了就不免会想，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。莫言当然和大多数著名作家一样才气十足而且充满一种幽默感。

2010年7月复旦大学的一个当代文学研讨会上，记者又与莫言相遇。

当天谈到文学的现实，莫言显得悲观，但是依旧幽默有加，充满自嘲之味。他

说新世纪10年的中国文学就像中国足球，每个人都想上去踹两脚，可是作家却像球员那样，自我感觉还很不错。

他还说，自己这10年写了4部长篇，如果不是出于“低碳”的考虑，还可以写很多。又说，春秋时代奉行周礼，所以波澜不惊，到了战国，周礼被打破，才有了伟大的百家争鸣。我们就处于文学的战国时代。在当今中国文坛，能讲出这番话的人，也只有莫言了。

然而，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必定都如其笔下的人物那样拥有性格的复杂性。莫言自然是沉稳、内敛、富有文化名人难得的亲和力，但他显然又对中国传统文化里的“中庸之道”揣摩颇深。

就拿“莫言旧居”成为民俗景点这件事来说，在与记者2009年12月9日的那次交谈中，他没有勃然大怒地自辩，也没有做出什么可以有的回应，以给公众一个交代。莫言的“中庸”就表现在，他十二万分地希望这件事就在不声不响之中悄然过去，像很多事情那样，为公众所遗忘。

最能表现莫言“中庸”和城府的当然是这次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发生的种种。即便是到诺奖公布的前一刻，公众包括本报记者在内，都不知道莫言对待诺贝尔文学奖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。他既不表示“来者不拒”，也不表示不屑，而是完全让人云里雾里。

2012年5月18日本报记者再次和莫言相见上海。

虽与本报记者已算比较熟悉了，但说起诺奖，莫言依然不透露一点真实心理，“这很难回答，因为如果说‘想得’，那么难免会被骂为诺奖而写作，如果‘不想得’，人们又会说我虚伪。所以我说，我是非常关心诺奖，也关心诺奖得主的作品。我会认真地学习，认真地写作。”

这个莫言真的很让人没办法。



对自己人气没有信心的莫言曾请郭敬明来为自己宣传新书。

本报资料图 记者 杨磊 摄

一个颇为悲情的作家

在与莫言的诸多交往中，本报记者发现眼前这个人是一个颇有悲剧情怀的作家，虽然他幽默，但在幽默和自嘲之中往往闪现着一种暗淡的东西。也是在2010年7月的那次交谈中，莫言让记者看到了他内心中悲观的一面。

谈的也是文学的现状，莫言认为文学前景很是不妙，恐怕摆脱不了日渐式微的趋势，“传统小说看来已经接近尾声了，因为新媒体的冲击太大了，我只是希望传统小说能够撑得久一点。”这是马原“小说已死”的观点之后，本报记者所听到的有关文学最悲观的声音。

而让记者感到困惑的是，莫言自己的小说卖得很不错，还不断获得大奖，他这种悲观究竟从何而来。

不过莫言对文学悲观并非空言。也就是在2009年12月9日的那次见面中，莫言要宣传自己的新作《蛙》，却请来80后写手郭敬明来作为自己的捧场嘉宾。郭敬明一到，很多时尚媒体便蜂拥而至，将他团团围住，问东问西。而作为主人的莫言却反而遭到了冷落，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，显得有些凄凉。

事后谈到这番场景，很多人都颇为不解——以莫言的资历和影响力，他又怎么会“沦落”到需要一个80后写手来捧场的地步？

本报记者在莫言的这一做法却比较理解。因为这符合莫言一贯的对文学（尤其是传统文学）的悲观态度。莫言多次对本报记者说，他很关注80后写手的青春文学，认为未来的希望在他们身上。而从请郭敬明捧场这件事来看，莫言此举也多少有点未雨绸缪的滋味。

莫言的悲观还在于虽然他努力地表现

出对80后90后写作的支持和力挺态度，努力塑造亲和的形象，但其实自己在操作之中却发现真的要赢得青年人的青睐还很难，他的作品大多数还是中老人在读。

2012年8月15日上海书展中，本报记者距今最近一次见到莫言。此时有关莫言可能获得诺奖的消息已经传出，莫言作为尊贵嘉宾和文学大师被请到主席台上高高就坐。

可是没想到，本报记者还是听到了莫言那份无奈的言语。莫言说，他之前也在电脑上写作，但因为时常上网而忘了写作，索性回归手写。在极力展示“走近80后”的一番面貌之后，莫言终究因为不能适应网络时期的写作，回归了传统的写作状态。他的微博虽然拥有4.3万粉丝，却也已经长久没有发言。所以，从莫言的言谈中，可以听出些许的落寞。

不过，莫言马上自嘲道“手稿也是很值钱的”，这正是莫言表达自我的方式。



莫言和记者“不打不相识”。第一次与记者面谈时就把自己的小说《蛙》送给记者并称呼记者为“小兄”。
本报记者 丁嘉 摄



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
合同纠纷 公司顾问
股权纠纷 公司解散
公司清算 破产清算
电话: 021-8888490 传真: 8821151
电子邮箱: guobei148@163.com
《青年报》常年法律顾问